

關尹子敘

關尹與柱下三先生同時而三  
先生合刻率遺文始顧漆園天  
下類關老而一之古之博大真  
人哉故當紫氣浮而不下不能



洞贖他人而關且惟交臂之恐  
恐蓋三先生之河漢也不欲半  
尺槌而自足而關特以微入以  
簡出一似高坐不作漢語者詘  
關者不無疑爲碎金爲屑玉或

媿于陣馬風檣一掃千兔之流  
而周則自媿久矣其自謂謬悠  
荒唐無端崖則以謬悠荒唐無  
端崖者任人先而已取後關之  
道然也老之道然也夫以煙墨

之不言而驅染甚也吾未知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果有當於青  
青之麥不也而劓其壘短其墻  
使人以之相商如嚼蠟或過而  
相戒輒如懲羹吾政欲以諸先  
生之言使之言而且以諸先生  
之道道之道則試若水若鏡而  
讀之毋以一家風骨不共人生  
活自詫也文章之道然也刻之

朱蔚然茂叔

關尹子敘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吾不知其名彊名曰道旣曰無名而不知  
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  
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  
下後世苟不彊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  
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  
候老子出關邀而畱之師其道而請立言

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歲之拜之哉

陳顯微謹敘

關尹子篇目

一字

二柱

三極

四符

五鑑

六七

七釜

八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目

九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關尹子卷上

宋陳顯微抱一子註  
明朱蔚然茂叔父校

一字篇 凡二十八章

字者道也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  
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  
曼曼乎鬪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  
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鑿塵。

孫鑣曰與  
莊子首篇  
怒而飛字  
法竝奇





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老聃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卽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是則翻老子之言。

孫鑛曰讀  
子書非言  
外其旨不  
盡

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旣道旣翻。出不可道。卽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卽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卽是有物。室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空乎。知空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旨。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

薛蕙曰蒙  
莊稱老子  
古之博  
真人哉註  
謂大聖人  
語似而自  
別

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彊名之名爲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彊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卽名也。是則不可言。卽道不可名。卽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

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旣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憂而鬪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鬪。或介而

不交於物、或覘而呵叱之、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彊名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

孫鑣曰自是天際真人語鬼谷鵬冠者流能摹隻字否

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狗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老聃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狗異名析同實而竝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卽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

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為二矣所觀愈大所岐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薛惠曰俱是論語而出之精深所以為子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有人則我與人為二有我則我與道為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此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

楊慎曰秋水篇不如此說恐又有千里之箭

楊慎曰與蒙莊以金

注以瓦注  
語類而角  
雅 羽字更俊

角存羽甲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孟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  
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爲兩人矣今焉甲自  
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  
爲孟以識陰爲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孟  
而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爲  
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  
去物欲之孟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  
悟置之者非他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  
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孟之下果何物耶學  
者毋以爲未嘗置而昧之

孫鑣曰語  
大宏深而  
奇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  
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  
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  
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况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  
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  
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

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乎。陶者不知其陶。道乎。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廣惠曰渾  
似老子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不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無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他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唯唯而退。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

探鑿曰宗  
語自別

尾所以應物不窮

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  
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疑夫太素之先  
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  
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  
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  
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  
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  
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  
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  
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劉辰翁曰  
五行家語  
箕疇周易  
而外唯子  
書精言之  
仲舒班固  
彷彿得之  
耳

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  
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世人有執  
一端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  
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  
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

孫續曰波  
明食動語  
妙甚

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  
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  
於天、卽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  
然。

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  
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爲道、  
是猶魚望波明、食動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  
無心矣、安事逐我、或曰進修亦逐也、精進亦逐也、

皆非乎、曰爲學日益、故須精進、進修以成其德、高  
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無不爲、是  
名真精進、

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  
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參真鍊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  
或曜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彊、或寂靜而尚弱、是數  
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  
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揚慎曰精  
鑿幽微  
乎素人之  
言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  
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  
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  
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  
可行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無不在  
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身道既顯矣而德行  
尤不可不神也。然耳不名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  
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累行  
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  
為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  
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  
吾死也。

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  
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  
死於夕。

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  
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為有所執乎。故為

孫鑄曰情  
冥情善語  
皆創特

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  
則人不真死於夕

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  
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  
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  
者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  
皆聖人之真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  
蕩蕩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  
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  
惡為有知動物皆然一情冥之為無知無知則與  
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  
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  
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  
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  
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

薛蕙曰孔  
孟射喻最  
多此尤有  
精理

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  
因緣聖人初何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  
時而已矣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  
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  
道。將。來。契。

楊慎曰泉  
鳴禽飛子  
書中致語  
也

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  
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卽四者  
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辯知行如

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驗  
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  
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  
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真求也故曰一息  
不存道將來契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  
難而壞之易

孫鑛曰以  
事建物以  
道棄物二  
語最精

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爲  
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爲之甚易也以道棄

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爲之功無  
可把捉成之甚易而爲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  
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  
將月就或經年或累歲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  
庶可踰冀信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  
動之非一事之悞則隳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  
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  
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爲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  
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楊慎曰偶  
語耳調俊  
而理自深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  
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而無  
我者惟火爲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  
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  
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  
矣火果有乎火果無乎聖人以火喻道噫善喻哉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  
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

孫鑛曰有  
生一日數  
語似莊止  
名爲生數

關尹子

卷上

十三

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真生。方死者。死非真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真生乎。死果真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真死。曰動作昭著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著曰未死者。止名爲生。未契道者。止名爲事。而已。噫。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卽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得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爲不足。爲必求奇言異行。以爲跨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爲道。未有不遭魔攝。如道經佛典所云。豈止無時得源。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薛惠曰尼  
父言之深  
足見此老  
婆心並切

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  
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世事有爲用力甚難而人樂爲大道無爲用力甚  
易而人不爲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奕有物  
有法可師可習故可漸爲之非積歲累月不能臻  
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  
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累歲積日不  
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他有爲之功  
與無爲之功不同也

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  
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日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  
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  
之學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見  
而笑哉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  
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  
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

薛惠曰語  
後肆蒙莊  
似之而渾  
不足

足

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汗穢鯁魚  
鯤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  
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  
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  
問海知乎哉問道知乎哉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  
見明中區事。

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矣  
見物則昭著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著不昧聖人  
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  
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  
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  
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爾權者謂無一定之稱  
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善則君子矣君  
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

楊慎曰文  
中子爲  
於此

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  
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卽利以手握刃卽傷。

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  
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  
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  
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  
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邊不問豆豆不答邊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

薛蕙曰是  
理學家精  
語而句更  
渾雅

問與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俱道與道會有問有  
答一氣往來爾胡不觀諸邊豆瓦石乎邊與豆終  
日講禮而昧者不覩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  
聽然則邊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  
來乎

仰道者跂。知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  
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  
於愚。



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逐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術也。術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歎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駁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術之而賈，愚皆不尊不貴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爾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不恃而有不術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二柱篇 凡十二章

柱者建天地也

孫鑣曰句  
深字雅總  
由理趣涵  
蓄

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見。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

劉辰翁曰  
宏深蕩滌  
子書中精  
語

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碗盃瓶盎皆有天地龜著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况氣血有情者乎。况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精神搏應。形理愛觀。孰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爲天而精爲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爲木。爲人欲降不降者爲金。爲物。金木者水火之交。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四時旣生。四方旣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爲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

薛蕙曰注  
甚雅瞻

楊慎曰人  
人之夢各

異夜夜之  
夢各異妙  
甚

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下上上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鬼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魂自地而升也。禽獸橫生，則根亦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蟲異稟，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為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否乎？彼初見之，恐亦未識。久而後疑，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凝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

楊慎曰棗  
榆水火字  
甚深妙

知鱗甲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  
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  
有大小之辯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地日月  
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  
之五味藥石即人之五藏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  
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孫繼曰此  
言門語在  
子書為恒  
言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  
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  
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  
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  
死也學者識認得真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  
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  
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哉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  
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楊慎曰語  
黯而幽與  
道為近

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爲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爲五陰之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濕化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盍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爲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胸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凝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爲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

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

劉辰翁曰  
語語默契  
禪宗

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  
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  
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胷中之天地。  
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爲天地者。上不見  
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  
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筭得  
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卽名爲氣。何謂非  
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  
彼已鑽時。卽名爲形。

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  
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  
形。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  
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  
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  
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况形之粗者。

薛應曰先  
楞嚴而有  
之此數語  
耳

孫鑛曰經  
藏中密語

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  
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  
也世有尅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  
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歟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卽熱置之水卽  
寒呵之卽溫吸之卽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  
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  
無去來。

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  
而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爲寒  
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  
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爲也  
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  
實無去來

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卽鳴石擊石卽光  
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  
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  
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薛蕙曰妙  
理清深遂  
爲後世語  
錄所濫

人之精神，鬼鬼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爲之，而自己之精神，鬼鬼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葆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鍊吾之精，可以制鬼；知擊石即光，則鍛吾之鬼，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爲矣。德同天地，信哉。

劉辰翁曰  
駢麗高華  
真人之氣  
自在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運，而預見休咎於天地者也。炁之爲炁，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爲之變；八風爲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爲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為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九二十七章

極者尊聖人也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

薛蕙曰蒙  
莊詞氣甚  
類而禮樂  
財氣等語  
自是六經  
典語之祖

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已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舍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

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妍醜。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楊慎曰。理深至不覺語之駢俊。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焉。能忘我哉。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

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

薛蕙曰。數段語。孟有之。旨暢而情更深。

名之不得。

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何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五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哲之士厚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渾渾淪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得天下名之不得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道無形無跡無言無爲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能之外何從而求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於聖此之謂也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

探鑿曰精  
宏博大

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本無言行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辨。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而觀之。斯善學矣。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固矣。然則聖人果師蜂立君臣。師蜘蛛鼠蟻而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制作。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

孫鑛曰奇肆處語意愈渾

楊慎曰青黃卵翼字更佳

爲人不以此爲已。

聖人道則如絲之紛，事則如碁之布，聲倡倡之聲，和和之事，始始之事，終終之色，青青之色，黃黃之物，卵卵之物，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此則道如絲紛也。至於鄙雜衆物，厠別分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旦旦去取，井井有條，此則事如碁布也。聖人志於道，無心無我，故不爲物易，賢人志於物，有人故未免爲物所

易

甚意曰浪浪子濼永之音

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恐自異於衆人，而其起居衣食，貧賤富貴，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其大者，聖人之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尚有餘蔬，生熟不盡乎？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世，豈容衆人仰侈哉？

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耳。

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純純。常常削迹捐勢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此聖人不異衆人之說也。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真。虞人逐之以吾爲戮。反走而三月不庭。此魚捨水躍岸。虎捨山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道本無爲。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可進。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子孫。惟其不可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示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物之外觀。

楊慎曰。教語唯老子可媲美。他子書起肆有之。而無此深妙。

之、

孫鑛曰語  
精而句奇  
快不可言

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謂鐘為鐘。人皆然之。謂鼓為鐘。人則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用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為牟。輪不碾地之辨也。其可以名言乎。其可以智知乎。

孫鑛曰。此  
寧蟻蟻之  
論。莊頗似  
之。

螭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螭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說也。不可說也。不可說而言之。則有弊。何則。言則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相吞。互相為弊。猶蛇蛙螭蛆互相吞食。如引鋸。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



之言爲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之矣。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易慎曰龍之蛟之語快

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者不能愚。昔孔子見老聃歸。謂弟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是之謂歟。

薛蕙曰語渾渾悉似老

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在己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若鏡之臺。是則

雖有動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矣芒芴乎若未嘗有湛寂乎徹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和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出與道忘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爲天下先也而嘗隨人和而不倡不得已而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所以爲善聖歟

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心困焉而不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謂之渾乎洋乎遊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如金在礦如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鶉居而鷺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正行乎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夫

豈真狂真愚也哉

楊慎曰禮  
記嚙以殺  
等語渾似  
胎此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爲之變。而况有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康時豐物哉。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是之謂乎。

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識。爾何以異乎人哉。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薛蕙曰渾  
然長厚之  
言語遂不  
幽刻

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察

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親友事物愈難契睦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彼利自利害自害賢愚自賢愚好醜自好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聖人有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狗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有聖有賢之分者迹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道也視聖人爲聖人豈可跂及哉是則狗迹而忘道也惟不知其爲聖而以賢師資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

音而味自  
真切

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  
所不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和光同塵  
所以異於賢人遠矣

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  
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  
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  
間感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唱婦隨牡  
馳牝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  
何容心哉賢人制禮法以防人心故不得不拘之  
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  
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孫鑛曰牡  
馳牝逐虎  
變龍行字  
法皆異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碁布

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  
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  
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

楊慎曰唐  
唐滅滅字  
深妙

乎有文章之可觀凜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  
人之事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而步履方拙如鼈  
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絲紛事則碁布者以  
言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則有條而不紊也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  
唐爾胡然滅滅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  
之故能貴萬物。

聖人之道如太虛孑孑然無與爲偶徹徹然無不  
洞貫堂堂然充滿乾坤滅滅然不容視聽唯其能  
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歟、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  
人之道則然。

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在  
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  
變化飛翔窒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無體  
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四符篇 凡十七章

符者精神鬼鬼也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卽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係續曰去  
穀憑物二  
語殊古黯

一水析之。置於金器。石器。瓦器。至於萬器。皆可也。

萬器之水。復合爲一水。亦可也。其水或在器析。而爲萬。或離器合。而爲一。其內景之德。灼然無殊。故我之精。散於事物。猶水之在衆器。收視反聽。猶合衆水。而爲一靈明。絕待。宥然長存。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火因膏薪。而後顯。非膏薪。則外光不存。故我之神。感而遂通。應物而現。非物感之。則寂無所向。故所見人同。蓋神無我也。詳而推之。近身遠物。莫不皆然耳。屬腎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智於五常。應水智崇一也。冬於時。應水冬凋。秋物而

歸根一也黑於色應水黑不可變一也北於方應  
水北壽一也一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水之象也  
精者水故曰皆精曰可聞曰崇曰奇曰凋曰不可  
變曰壽又皆無人有我也舌屬心卽唇齒而成言  
二也禮於五常應火禮卑二也夏於時應火夏因  
春物而榮華二也赤於色應火赤可變二也南於  
方應火南天二也二數偶兩也故皆曰無我火之  
象也神者火故曰皆神曰成言曰卑曰偶曰因曰  
可變曰天又皆無我也精無人如粟中之有米故  
曰米去殼則精存神無我如鬼無體附物則見故  
曰鬼憑物則神見夫是非得失因待而有全精者  
既無人則無所待故忘是非忘得失猶米去殼而  
精存也曰在此者我也非彼者是非得失也時晦  
明時強弱者隨時之宜也抱神者既無我則常應  
常靜猶鬼憑物而神見也曰在彼者因時也非此  
者無我也學者知乎此則知所以無人無我全精  
抱神之道也

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

薛惠曰黃庭內景之



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復尅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有一歛起滅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水生火故神者魂。火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

孫鑛曰名  
語組繡如  
錯

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精水一合魄金四爲五神火二合魂木三爲五精。藏魄而神藏魂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魂木爲龍魄金爲虎使魂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魘鬼殊不知神寓於魂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功也。故丹法始終全資

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神魂魄。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萬火可合爲一。火異金可鎔爲一金。異木可接爲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

劉辰翁曰  
語有奇幽

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精神魂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僞心輪回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僞心則有此僞意有意則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魂有魂則有神有神則又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爲而不芽不卵耶蓋精不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景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回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知之乎

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

劉辰翁曰  
雪棧鐵崖  
可稱險絕

孫鑛曰名  
理愈奇

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盛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有餘。金不足。魂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魂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真性存乎其中。而狂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爲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所有。

者皆為吾魄是則萬物皆為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

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

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

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

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

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沈者木賊之。不義

沈者金賊之。不禮沈者火賊之。不智沈者水賊之。不

信沈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

揚慎曰升魂為貴純魄為毛四語尤佳

為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魂為暗。揚魂

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

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

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

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

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

五行不得不對。

云自今之楷字也。自秦之程邈變古篆為隸。王次

仲即隸成楷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

字古之云字阜字古之白字是則鬼爲魂阜鬼  
爲魄於古文則然也則從虛輕清故爲風風古風  
字阜則從身重濁故爲氣乾古氣字然則古人製  
字亦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  
五常而升者爲五星之佐反五常而沈者爲五行  
所賊楞嚴所述升沈之報與此同義魂魄相半則  
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魄七鬼故魂多者爲貴爲  
賢爲明爲羽爲神魄多者爲賤爲愚爲暗爲毛爲  
鬼而其識其好皆與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  
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衆生盈天地間  
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  
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  
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  
相尅却成既濟金木相尅却成夫婦皆對法也是  
道也如兆龜數蓍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行無  
一應者矣

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  
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

楊慎曰理  
液蒸醇言  
可漫讀

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  
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  
爲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  
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  
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  
物也五塵主於神神無我卽物而見也五識主於  
魂故曰魂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魂也父以  
精愛母以神觀愛爲水觀爲火水爲氣火爲血父  
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末生生不窮之  
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  
照則吾識未嘗萌吾生何嘗有哉

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  
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  
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  
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魂魄固矣然則鼓不扣則  
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神扣鼓以桴桴亡則雖有

劉辰翁曰  
清理妙言  
後唯晉人  
稍稍有之

餘聲終亦不存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魂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倏往倏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扣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曰：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夫菓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孫鑪曰讀  
之自覺真  
奇

世之術祝能於無中見多有事，如張諧作五里之霧，左慈擲謀上之杯，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爲之。如菓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天根，地有地根，人有人根，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變化之道也。

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



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  
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蓋木為  
魂為人也人之所以為人以魂識晝夜隱見精神  
之中而已矣精一也故魂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  
神二也故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於  
冬而榮於夏即魂之藏於夜而見於晝也知夫木  
之根則知魂之根矣知夫魂之根則知天地造化  
之根矣

楊慎曰精  
理俱以名  
言發之所  
以愈妙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  
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  
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  
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水生  
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  
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  
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  
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

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炁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述於此書又在夫人之自得而已矣

辭惠曰至  
人語

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爲五常皆自然而然非有牽強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輕魂御魄蓋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

孫鑛曰精與入神

降所以能輕魂御魄攝精莫不皆然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義同

蠅。螻。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蟬。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蠅。不。思。彼。蟬。奚。白。

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丸本無情而蠅螻轉而精思之則蟬生丸中俄去殼而化為蟬外爐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藉

守爐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蠅精思之意耶

湯真曰妙喻堪拈堪味

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人以動物為有生今釜中之蟹已羹而几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爾彼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爾

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生脫立亡者。以為了達。

見卧死病死者。以為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爾初。

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

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老子謂專烝致柔。能如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

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厭生死。

心。非大患乎。有超生死。心非妖乎。

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

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

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騫不已。殊不。

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

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况我之未嘗有生死也。

以水犯水。火犯火。以况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

薛蕙曰。皆是太乙。神吐哈所成。非他子。

孫鑛曰。馬手牛翼。語奇。後世牛鬼蛇神。則誕而荒矣。

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  
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  
亦無犯、若夫以謂或存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  
愈變情識、而馳騫愈遠、安足以知此哉、

關尹子卷上

終

關尹子卷下

宋陳顯微抱一子註

明朱錫綸言如父授

五鑑篇

凡二十章

鑑者心也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

楊慎曰沉  
鬼奇鬼境  
益奧深

揚慎曰彩  
畫敗器語  
尤精彩

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衆人神於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於神則心蔽。

事物而爲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爲身。既認物爲我身。則精存於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爲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曰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邪。

無一心五識。竝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

關尹子

卷下

二

孫鑛曰  
許密語

空山獨夜  
談之

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  
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  
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  
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聖人之心能歛能散歛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敷  
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工於  
一則不一矣用工於虛則不虛矣用工於靜則不  
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工於虛不用工於靜  
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歛散何嘗

歛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  
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聖人以五鑑明  
心信乎其爲鑑矣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  
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  
是也夫火本無體雖燎燹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  
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  
因根塵取受徂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

劉辰翁曰  
此真千古  
諺語也



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記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薛惠曰。往  
往見之禪  
宗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永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卽是去意。卽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絕思斷念。心如土木者。異矣。

劉辰翁曰  
悉是如諦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昔人有言曰若云它是聖自己却成狂苟遇卓絕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循迹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孫鑛曰精  
理峭句

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爲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於爾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孫鑛曰夜之所夢句妙甚

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梁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槌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師

心。不師聖。

不能出此

論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也。然學聖人者。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其量耳。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柁。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昏則昧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

覺昏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師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

孫鏡曰語  
有境可深  
味

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胸中。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月象月形。既存於角中。則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胸中萬物萬事。忘不得遣。不得如昔日曾游之景。再游則記憶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某事某物。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來日紛紛想識。

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  
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矣譬  
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  
之妄情認黍爲稷認玉爲石本妄認也而能生真  
稷真石之妄識然則覩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妄情  
妄識耶執而有之印於心府可謂不智矣知乎此  
則知變識爲智之說矣變識爲智則外不見物內  
不見情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  
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  
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  
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之  
母而已矣譬如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  
終變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  
皆隨意變也意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  
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隨母轉也然意雖有  
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覺

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歛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君而我心惟一蓋有大常者存焉爾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爲母性爲子謂如五常之性根於一心皆未達夫真性之所以爲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真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爲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

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爲母心爲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辯矣苟事物來于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賢愚真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僞。而謂之賢愚真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

雖真者亦僞之。

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真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僞者不甚着意而易忘。所以區別賢愚真僞者皆識情使然也。苟知識情所使則雖賢者亦愚之。真者亦僞之。則變識爲智而忘之矣。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

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孫鑛曰酒  
酒道來語  
多高朗

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  
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  
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爲  
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因識生情因情着物物來  
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  
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既爲氣矣既爲形矣役  
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  
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  
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  
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氣名而太虛  
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孫鑛曰論  
益奇爽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  
然人之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  
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  
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  
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  
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目



見空中葆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歎，忽見窵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夢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惟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瞑目不視，曰：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卽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夫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姤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觀此，猶且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此章當連前章爲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

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反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  
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  
叮咛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况交人乎况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  
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制一情者謂情始萌卽制伏之使

不至於爲惡故可成德。忘一情者情未萌也。情旣未萌則不待忘而忘之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

六七篇 凡十六章

七者食也。食者形也。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

孫鑛曰：快  
喻後唯東

披語語從  
此變化

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爲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橫執以

爲我者皆妄也安識所謂真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爲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爲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狂習爲思非我真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爲痛非我真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爲夢以同見久見者爲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遍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已而已矣

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

似衍此然  
語亦精

者多夢。簞簞邊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以思不着事。卽着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爲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爲覺。在陰則爲夢。在覺爲事。在夢爲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栢之類。皆役於五行也。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它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烏能爲寇爲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歟。

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恠。

楊慎曰數  
語雄奇怪  
特

此。惟。不。及。夢。夢。惟。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惟。尤  
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  
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  
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  
之類必以爲惟矣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忽有所  
夢天地人物從何而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  
爲惟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而化爲  
是夢豈不甚可惟哉知夢爲惟矣今觀我之形有

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一  
有實豈不尤可惟耶况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爲  
惟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雖具耳目手足反而思之不見其爲有也如是則  
惟可去乎愚荅曰道甚麼或人再舉前問愚曰大  
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或者喏然而退

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  
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  
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

孫鑣曰便  
具禪宗問

我所。

人有真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  
 或以色求我或以音聲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况  
 問我以氏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  
 人嘿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喻  
 聖人之意而扣之不已夫扣之不已者疑乎信乎  
 以為信耶彼之我即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  
 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我不能喻彼矣以為疑耶  
 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

不對對又何疑焉而扣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  
 妄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  
 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  
 之口我尚不見我將何為我所噫是亦第二義矣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  
 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  
 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  
 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  
 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

楊慎曰可  
 生二子二  
 人成一子  
 棄髮可換  
 破唇可補  
 語語精奇

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爲主。中品者以炁爲主。下品者以形爲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爲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爲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物爲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况於炁乎。而况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爲之。惟其志而已矣。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

劉辰翁曰  
禪宗道藏  
妙諦如此



楊慎曰語  
具怪奇而

聖賢精

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爲形可聞見乎  
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爲氣可聞見乎則噓呵  
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爲之主  
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  
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  
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卽天地萬物之色以見  
吾神精無人也卽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  
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耕夫習牛則犢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  
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螭蚓外烝  
蚤瘕則龜魚癭則鼠蠃我可爲萬物

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於氣則  
與氣俱化昔人有繪虎入神化爲虎者是習牛則  
犢之意也昔人有患瘡破之其中皆蝨者是外烝  
變螭蚓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  
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爲已有者又豈悟夫天地之  
委形哉

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

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礦砂玉隱於石璞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看睫上建立世界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證之則無小大之辯故一蜂可游觀天地

一鰕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形微而輕賤之哉  
上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壤土人哉。

人之遇人有貴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土偶之人亦有貴賤男女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爲土而有爲之之智也前章有言曰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僞之此變識爲智之妙用也

孫鑛曰東坡云以船撐船船不行似本此

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也。目內視自觀耳反聰自聽舌收津自嘗心攝念自揆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妄。先達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內又縈心兩何異。是以聖人皆僞之。

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岐之則五其互相含攝元一性也。如金鑄之得水擊之得火木絞之得水鑽之得火是也。至於鳥獸蟲魚莫不皆然。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耳。偏於火者爲羽偏於金者爲毛偏於水者爲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炁輪環互用回視我身皆五行。

劉辰翁曰  
喻幽妙不  
可說

之烝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  
說者可以忘我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  
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  
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枯龜磁石鐘鼓舟車皆物也焉能有爲乎所以見  
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感之故也人於事物未  
形之時無思無爲寂然何有一旦物感而動事激  
而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言行雖見實事物也  
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有我

蟻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  
不在

通天地之間一氣耳豈有無虛實能間之哉世人  
執六尺之軀以痒疴覺觸者爲我之有且爪與髮  
我之實有也何割之而不痛影非我之實有也何  
蟻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知乎  
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

楊慎曰心  
念忘寒心

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氣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則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病。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炁而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此篇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爲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爲，不害其爲無我。噫，莊子

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七釜篇 凡十三章

釜者化也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卽無無卽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卽虛虛卽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卽下下卽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卽今今卽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卽我我卽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卽我我卽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

劉辰翁曰  
養德養生  
家之微言

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下之學者去聖愈遠望道而未之見覲其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况不可知之神故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惟力亂神絕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至於生死之說亦秘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果不言生死乎如曰知死生之說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也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言變化之道蓋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爲異端僞書宜哉莊子有言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卽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卽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道之尊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卽輔相天地之宜聖人之太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方之所能礙卽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謂也可  
以召風雨侍星辰卽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可與佑  
神之謂也可以易鳥獸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之謂也可以  
入金石卽兌爲金艮爲石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  
成萬物之謂也可以卜龜筮卽卜筮尚占受命如  
響之謂也學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  
坎離交遇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搏之機然  
後知我之震兌卽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神則  
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矣我之魂鬼卽龍虎之精英  
能凝魂鬼之炁則可以化腹中之龍虎矣坎之中  
有嬰兒離之中有姤女能取坎中之實以點離中  
之虛則女嬰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運神光照  
入坎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  
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搦兔磁石吸鍼二炁  
紐結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象或呈龍虎之形變  
化萬端飛走不定往來騰躍不出鼎爐當是時則  
當鼓動巽風助吾離火猛烹極鍛鍊成真丹凝成



至寶是道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者。釋氏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炁嚙津、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鼓巽風以吸真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秘間，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爲之，聖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勝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揚慎曰：幽怪怪理，益以深。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以至此？關尹荅曰：是純炁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

爲炁使形盡化炁則聚成形散爲炁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知炁之變化也且蜃之爲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爲海市至於鷹化爲鳩豹變爲虎蟻化爲蟬魚化爲龍鳥獸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真五行六塵外鑠其神氣雖間有知道者能制精葆神鍊形化炁而作輟不常十寒一曝求其純乎化炁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皆可爲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行炁者知所以行炁則知所以鍊炁知所以鍊炁則知所以化炁成醇矣是寶也不隨炁合不隨炁散不逐形生不逐形死故曰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惟昧者不自知爾世有誦

孫鑛曰墨字變指字俱異

呪事神墨字變指之類人以為神靈蓋信於物而不自信也殊不知彼之神者靈者皆我之至精至誠役之御之而能靈也化書云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母召子孰敢不至此亦役神御氣之道也苟知為我之精誠豈區區信於物也哉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千四百兆里為一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丈為準既可以尋丈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爾若果有奇則恐滿五千五百兆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為曆而昧者莫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云天下莫不見莫能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

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爲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爲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真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以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

孫鑛曰千歲而千歲化蒙莊語大近

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

知也。

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旣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能停化。而形豈能爲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爲天下先。故不爲主而爲賓也。御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爲賓則如寄。謂來去自如。爾無待則無耦。謂存亡不二。爾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視此形軀爲吾大。

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千歲而千歲化。卽此意也。若夫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炁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炁猶且不化。况吾之非炁者乎。何謂非炁。炁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真靈。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炁。則一而不化也。

薛蕙曰無頃刻止說在爪生髮長上妙甚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間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好惡。從人和競。成人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從心。列

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人於莽而弗克攻。不妄同人於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特以動止爲戒而已矣。

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蔚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薛惠曰似  
莊似列

劉辰翁曰  
持世語愈  
少愈多

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爲命猶人在空中不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爲一水則蛟魚相忘矣知太虛爲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爲死何者爲生

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聖妄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生極則化爲殺殺極則化爲生而况是非恩讎之間疑似反覆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爲非恩化爲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而化爲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而化爲積怨之山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聖人不執是不辯非不恃恩不念讎平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變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咎而已矣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之爲。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己從人。當少時。卽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湏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流。殆有未嘗化者存。

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爲木。所以輕也。神爲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魂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魂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魂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鬼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魂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魂神復自精。鬼囚明。因寤而復生。復旺矣。

薛蕙曰妙喻



劉辰翁曰  
渾似列子

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爲之母也。使鬼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鬼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鬼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鬼爲金爲玉。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鬼神可以永久乘負。得其所託而長生矣。參同契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鬼爲金玉。則吾身爲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鬼神矣。所以太乙火符修鍊金丹。只鍊二物者。鍊精與鬼也。并土爲三物。爾參同契謂其木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意。與火二之神。不須鍛鍊。不入鑪鼎。而在鑪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鬼也。鬼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精水之一。與鬼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真。上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成巳。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有未嘗化者存。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

至語列却  
無此渾樸

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爾。無頃刻不與造化俱化者也。幼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鴿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八籌篇

凡六章

籌者物也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

楊子曰。集是死與秘  
密藏

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如是則蓍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

示古古中示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  
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  
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  
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  
多多中示一是則錯綜其數一致百慮也能人中  
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  
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  
乎通則靜而正也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  
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  
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  
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圓而神惟其

渾淪所以爲道

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  
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  
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  
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  
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

孫嶺曰素  
問小具而  
較此精與  
伊劣

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蘊爲五精。火達爲五臭。木華爲五色。金實爲五聲。上滋爲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其物。必其數。必其氣。徒自勞爾。故曰。物不知我。我不

知物

孫鑛曰素  
問九氣之  
論此更奇  
博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

哉神哉人患不知其機爾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賊  
皆爲吾用而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  
紅爐皆見其形而不能隱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  
見吾身之精神冤鬼凝於神水結而成象現於黃  
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爲精在脾感悲  
而爲淚在鼻感風而爲涕在身媿物而爲汗一同  
是理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  
見景物至壯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卽人於  
心凝結神水無暫而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  
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爾若夫擒制五賊銀鍊五  
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  
化矣是道也雖皆五行之物所化而滅然自有非  
此五行之物者存乎其中爲之主宰爾  
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  
蕭蕭。天地不能畱。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  
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  
桴不手則不擊。

楊慎曰旬  
旬逃逃字  
妙

關尹子 卷下 四十  
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地

不能留聖哲不能繫今觀夫鳥獸呦呦而鳴旬旬而來逃逃而去與夫草木茁茁而芽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然爾化可謂速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卽道執之則物

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爲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餘物非道也惟不執之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若執之以爲道卽物矣

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物之真僞生於識聖人遇物真者亦僞之去識也

揚慎曰妙

真  
自具仙  
意曰數

真者且偽之則舉天下之物皆偽矣知天下之物皆偽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形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九藥篇 凡三十一章

藥者雜治也

劉辰翁曰  
聖之使人  
可怖可警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

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  
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  
國忘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然  
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  
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而  
不敢以其小物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  
小者且加之謹况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  
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強忍爲  
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懈惰成之者故聖人  
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可無不  
可初何故必哉是則聖人雖日應萬物而不着事  
不着物而我在矣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  
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  
故怯

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聖人之大智  
若愚大辯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爲是僞行哉蓋  
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

係鑿曰家  
理乎語所  
以爲如



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爾傳曰其愚不可及則  
智不如愚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訥柔能  
制剛弱能勝強則勇不如怯

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  
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  
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  
已不可序進

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  
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我纔外  
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  
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爲三未免序進也  
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  
進哉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育者不聞雷霆之聲  
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  
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  
聞故能無不聞

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非神

醉意曰列  
有之視此  
爲濫觴

薛惠曰執  
一色爲目  
句佳佳

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適爾殊  
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  
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  
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  
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  
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是章義連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見無  
所聞爲大也姑以所聞所見喻之如目之所見不  
知其幾何色而視某物者執某色以拘其見耳之  
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某響者執某聲以拘其  
聞惟聖人不慕彼之聲色不拒彼之形響亦不處  
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返本源須知末務苟  
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  
而不知有末務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  
今泛應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爲行古道立本源

之地也歟。

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己以何克哉。己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己。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物。苟有一物存乎

吾前。則爲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己。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道可忘矣。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爲根。以約爲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

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夫滿水於瓶。閉一竅而倒瀉不下者。何哉。蓋水之氣。不宜達而上升。則水亦不能下降矣。與夫井之水。俯而汲之。水可上出。不汲則亦不升矣。聖人懷道。抱德。人能升進。上求則必俯而接之。不求則無由與之矣。此不升則不降也。聖人懷經濟之心。雖

才趨伊呂。非侯王。屈已降志。亦無出而強化矣。此不降則不升也。瓶以升而後降。井以降而後升也。聖人取物為則。迫而後動。感而後起。此聖人不為天下先。乃所以為天下先也。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而捨已從人。况餘人乎。世人於既失受害之後。平心自思。自議所以

馮煥曰捐  
念本慾語  
以易

受禍之端皆恃一己之聰明罔人忽理而致之也  
既知既悔、聰明何恃焉、往者不可追矣、而來者猶  
可爲也、惟屈己持謙以貴下賤不恃己能不執我  
見納天下之聰收天下之明兼天下之我、用天下  
之智終身行之故無再失如勾踐保國於會稽受  
辱之後秦穆訥言於峭函敗師之年皆其類也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  
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  
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  
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是數者  
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慾易簡  
恕忠之言頗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  
爲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何心哉古  
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  
重而爲之制可從先進則從先進可拜下則拜下  
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  
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

異觀乎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道交者。聖人也。德交者。君子也。事交者。衆人也。聖人之交。抱道德之至純。故天下和同。譬如父子。天親不但以是非賢愚而離間也。若夫賢人君子之交。必以德義相合。聲氣相同。故賢則親。愚則踈。是非則合。非則離。不出乎賢愚是非之域矣。小人之交。非勢利不交也。有故而合。有故而離。莊子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其斯之謂歟。

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

楊慎曰。楊  
恣中自有  
蘊涵在

慎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敏捷者如今之禪學問答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羣和同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爲已。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爲已。有德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自以爲已。有才繆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火止火。以水止水。奚益哉。昔南唐

選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  
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技無所施卽此道也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  
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  
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  
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  
所以爲道。

天下道術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動或尚止皆自然  
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  
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近取諸身旣如是則遠示之  
人亦莫不然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  
形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止之爾吾之手不能步  
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  
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汶貉而况違我所長  
乎而况違人所長乎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爲  
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  
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多言則爲人所忌。多行則爲人所短。多智則爲人所勞。多能則爲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盡是四者。吾道何窮哉。

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爲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其式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爲師。古人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旣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而已矣。

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毋失可。

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瞻覲。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爲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昔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椿信哉。

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心外別無道道外無別心，是道也。散在萬物而聚見於人心，是心也。昭昭於日用之間，起居食息無不在也。故心爲學者之急務。古人修心無剪爪甲工夫，蓋時不待人，不容緩也。苟得其修，大而化之，而爲聖。苟不得其修，則流之於卵胎，濕化舉諸世事。復有大於此者乎？世之學者，賤常貴異，急於所緩緩於所急，貪多尚奇，而從事於外務，縱使得之，遇窮困災厄，且不能免。况度世乎？南華有言：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捨此就彼，棄重就輕，倒置如是，悲夫。

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

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踈。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劉辰翁曰  
看他論道  
數目便深  
妙

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尚不同。同歸於道。有言凝然寂默者。有言澄澈虛徹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楊慎曰小  
小着字俱  
錯落有致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麤者如梗如苢。昔人謂細語及麤言。皆歸無上道。有因麤言而悟道者。有言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某言中道某言不中道之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道如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

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爲梗爲翳而已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上不見事

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

楊慎曰常  
言之只是  
不厭其複

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信也。况吾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其難信之法也。惟能信乎不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信矣。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上不見事者哉。

系續曰沈  
沈蒙蒙字

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真真所以使人盲。

字真通

聖人言沈沈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負盲聾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

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情露矣參同契曰  
耳、目、口、三寶、塞、固、勿、發、通、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  
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  
見、色、不、音、言、者、與、之、默、會、哉、

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  
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真失偽是之中有真  
非故求真得以爲得真是以爲是也殊不知道無  
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

如人學道而忽遇異景異物而橫執以爲真得真  
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爲真失真非矣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  
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  
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  
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真有  
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  
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

孫鑰曰以  
夢喻故多  
此較勝

薛憲曰是  
四句十二  
字經

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說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辯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辯其實烏足以爲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爲訓者蓋欲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辯惟領會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於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未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謹哉世亦有志於道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悉耶噫關尹大聖人